

我对快乐的认识

□ 李毅刚

今天凉风送爽，碧空如洗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。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，远处终南山山势雄浑，赫然在目。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”飘然而至的诗句让这一刻鲜活灵动，淡淡的喜悦从心中弥漫开来。这一刻是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，心中明净轻快，是快乐的一刻。

现代社会，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充裕，反而让快乐成了一件奢侈品，遥不可及。去云南躲避雾霾的朋友说，虽然天天蓝天白云，但还是有很多烦恼、焦虑和不开心。看来，快乐和物质没有关系，和外界环境也没有关系，快乐是心的一种状态，是内心充盈满足的一种状态。要达到这种状态，我认为，“读好书，交贤友”是唯一的途径。

读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，中华文化经典都为我们指明了超越苦难的快乐之道：老子用“大象无形”之手为我们推开“玄之又玄”的“众妙之门”；庄子带我们逍遥长空，观“天地之大美”；孔子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深流慨叹，让我们了解到，每个人都身处川流不息的生命之流；孟子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让我们有信心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，涵养直通天地的开阔情怀。我们要寻找

快乐，我想，乐就在其中！当然，阅读经典绝非易事。语言的发展变化让我们在初读时难以直观地理解其含义，而真正的问题是读书之后明白了道理，能不能在生活中学以致用；实践之后心有所得，能不能再去读书以求更深的领悟。这就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认为必须要有贤友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互相启发，共同进步，才能持之以恒，不断深入。

帮助我找到真正快乐的是我山西财经大学会计系三班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我的挚友——杨晓柏。

晓柏是住在我下铺的兄弟。他1米85的个头，一入校，就打破了大运会男子三级跳的全国纪录。新年联欢晚会上，潇洒的吉他弹唱，成为那晚最闪耀的明星。那时的晓柏真可谓意气风发。1991年的秋天，

我忽然接到晓柏患肺癌病重的消息。见到他时，他骨瘦如柴，虽然做过了切除手术和四期化疗，然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头部，医生认为他可能过不了那年的春节了。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们都悲痛不已。然而这之后晓柏一次次地带给我们惊喜。半年后再见到晓柏，他的病情出人意料地有了好转，情绪也明显乐观了许多。聊天中晓柏拿起吉他说：“那时候医生都对我没信心了，可是我想我不能放弃自己。咱也学学孔子，他老人家两次被围困，面对死亡的威胁依然弦歌不辍，决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追求。我也不还弹琴吗！只要我活一天，就让自己快乐一天！”晓柏就这样弹了一天、两天，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一晃26年过去了，用他的话说，这次大病，死里逃生，他完成了生命里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。“庄子讲的鲲鹏化鹏，就是这个过程。每个人

的内心都无限广大，就像大鹏，不知其几千里。如果不能化而为鹏，鲲鹏永远都将在北冥，无法翱翔长空，更无法海运徙于南冥。而不知几千里的鲲鹏要化为不知几千里的鹏，一定是一个极度痛苦、彻头彻尾脱胎换骨的新我诞生的过程。能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超越苦难的人，才能获得心灵腾飞的力量，才能感受逍遥天地的快乐。”晓柏对这个故事的解读深深打动了我……回首我的人生历程，三十多年的税收工作，多少耕耘，有苦有乐，都深深地印在心里。今天我在这里，思考的是怎样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，让每个人都能从心灵境界的不断提升中感受到快乐；怎样塑造向上的工作理念，让每个人都能在自我价值的一步步实现中感受到快乐；怎样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，让每个人在融洽、和谐的团队中感受到快乐。这是我的愿望，也是我的责任。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这是孔子的志向，我对此“心向往之”。我愿意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，把心中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。

“读好书，交贤友”，我希望在这条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携手共进，前行的路上，一定快乐相随！

步行时代的诗意丈量

□ 马亚伟

外出游玩，看到一处美景，脑子里不由冒出一句话：慢慢走，欣赏啊！这样想着，我的脚步真的慢下来，慢得从容不迫，慢得安然优雅，慢得诗意盎然……

忽然怀念起曾经的步行时代。那时我们很少坐车，出行以步行为主。不像现在，汽车、高铁、飞机，我们恨不得一下抵达目的地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买车以后很少步行，他调侃说：“恨不得上趟厕所都开车去。”一年的时间，他的体重飙升，人都变得慵懒了。而双脚踏着大地，感受着大地的气息传导到体内，人会有通畅舒适之感。步行才是真正的行走，走一步一个脚印，一个脚印一种心情，走出了一段旅程，也记住了一段风景和一个故事。头顶蓝天，脚踏大地，诗意地丈量着路途的远近，诗意地丈量着行走的乐趣，诗意地丈量着生活的长宽，诗意地丈量着人生的美好……步行时代，我们进行的是一场诗意的丈量。

朱光潜先生在《人生的艺术化》中说：“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中过活，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，匆匆忙忙的急驰而过，无暇回首流连风景，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了一个无生趣的囚牢。这是一件多么惋惜的事啊！”

是啊，快时代留下了多少遗憾！我们走得太快了，“把灵魂弄丢了”。那个遥远的步行时代，真的是太值得怀念了。我们总在唱：“从前慢，从前的日子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……”悠长的曲调中，是我们满满的怀念。

真怀念悠悠的从前！记得小时候，我跟着奶奶走亲戚，十几里的路，我们都是步行。一个老人，一个孩子，走在开满野花的山路上，多么美好的一幕！现在想来，那真是一场诗意的丈量。远方有多远呢？目的地在何方呢？我并不关注，我只在乎脚下的路，以及路边的花朵、树木、蝉声、虫鸣，到处都充满生机。我有时走在奶奶的前面，高声招呼着：“奶奶，快看呀，这里开了这么多紫色的花！”有时，我在奶奶的身后磨蹭着，在一个蚂蚁窝跟前不肯走了。我还会采了喇叭花，让奶奶帮我戴在辫子上。无论我怎样，奶奶都不恼。那样的旅程，不管多漫长，都是一场身心的旅行。步行时代，脚就像翅膀一样，能带给我们自由自在和轻松怡然。

想想更遥远的古代，步行也是人们的最爱吧。无论庶民百姓，还是皇帝贵族，都会来一场诗意的步行。吴越王钱镠的王妃回娘家省亲，吴越王还会提笔给爱妃写信：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想来王妃应该是乘着“豪车”去的，但她一定会选择诗意地步行。她轻巧的步子在缤纷的花朵中游移，轻盈的裙裾也随风曼妙起舞。她在用脚步丈量春天的万紫千红，也在用脚步丈量生活的多姿多彩。

那天读宋词，读到苏东坡的句子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心里着实欢喜了一番，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，有什么比自己的双脚更轻盈呢？这样的行走，注定会走出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心境来。

我们现代人，偶尔也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中解放出来吧，真正接地气，用脚步来一场诗意的丈量！

山桃树

□ 石春生

我老家后院过去有一棵山桃树，树身矮，但树冠很大。每年四月初山桃花盛开，粉红色花瓣招人喜爱，远远闻到一股清香味，蜜蜂在花上飞来飞去采蜜。进入夏季，山桃树翠绿，像一把撑开的绿伞，家人在树下纳凉聊天。每逢金秋十月，满树的蜜桃压弯枝头，青黄色的蜜桃香甜可口，满口留香。这棵果树在我家院子是一道醉人秀丽的风景，也是一棵生机勃勃永久的精神形象树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家里缺粮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大小人饿得面黄肌瘦，没精打采。那时我才九岁，记得有一次我饿得两眼发黑，头晕栽倒在地上，小小心灵经历了遭受饥饿的悲惨情景，给幼小的心灵留下终生难忘的创伤。秋天一到，父亲急忙爬到山桃树上摘蜜桃，摘满几竹篮蜜桃，满院子跑着给每个人分完，然后提着竹篮匆匆地到村里给邻居送蜜桃。这棵山桃树在那个遭灾困难的特殊年代真是一棵救命树。

一九六一年农历九月，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讨饭老太婆，她满脸皱纹，骨瘦如柴，衣衫破旧，拄着拐杖，走路摇摇晃晃的，见了婆婆她跪在地上乞求地说：“大姐行行好，给我吃点东西。”婆婆见状，立即扶起她，赶到后院，摘了一把蜜桃，送给那位讨饭老人，婆婆说：“妹子！家里实在没吃的，送你一把蜜桃吃吧！”那位讨饭老人，接过蜜桃连声说：“谢谢大姐！”看到她吃蜜桃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眼里流下了泪水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农民养猪、养羊到集市卖，说是资本主义尾巴。我父亲偷偷在山桃树南边靠西盖了间小房，养了一只奶羊，在山桃树北边靠东盖了个猪圈，养了一头老母猪，母猪生了一窝猪娃，父亲挤羊奶喂猪娃，看到个个活蹦乱跳的胖猪娃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父亲养猪、养羊，然后偷偷摸摸到集市卖，挣些钱解决家里人吃饭问题。有次他到镇上卖猪，不小心被几个民兵抓住，劳改了几天才放回家，回想起文革的情景，老百姓真是受罪遭殃，苦不堪言。

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天，爷爷坐在山桃树下良思已久，这位饱经风霜的七十多岁老人，颇有感触地说：“大英（我小时的乳名），现在农业社干活都是磨洋工，地不产粮，一亩地产八九十斤麦子，农民没粮吃，这样长期下去不行呀！我是等不上了，你们年轻人以后会看到社会变化的。”一九七九年爷爷离开人世，过了一年，家乡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，包产到户，农民的温饱得到解决。爷爷一生盼望的夙愿终于实现了。

宗璞说：“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，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。”山桃树，我是我中心的一棵神树，在那灾荒的岁月，你救了许多父老乡亲的性命，人们永远铭记着你的恩惠；山桃树，你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，社会变化的每一页，都深藏在你沃土之中的根里；山桃树，你是乡亲们精神的支柱，他们日盼、夜盼，梦寐以求的期望得到实现；山桃树，我是我童年、青年时代灵魂的记忆，让我对家乡有一种割不断的浓浓情谊。



福满古城 王忠义 摄

“啾啾……啾啾……喳喳……”一阵阵悠扬婉转的鸟叫声扰乱了我的思绪，又是那只红嘴蓝雀。

像遗世独立的高人，又像一个被抛弃的傻瓜，它是独自出现在单位的小院里。它很漂亮，红色的唇，黑白相间的羽毛，体态优美，长长的尾巴上下翻动，很骄傲，似乎找到了满意的娱乐场，隔三五就来这儿演一出自娱自乐的戏码。记得第一次认识这只鸟时，还真给它骗了，本以为是——群鸟儿在闲聊，循声而去却不想只有它一只独立枝头高歌。

或许它是只喜欢独处的鸟儿，亦或许不合群，每每看到，它总是在“角自己”。变换着声调，变换着语气，变换着角色，变换着情绪，像一个自言自语的孩子，乐此不疲。

这样的场景不禁让我想起了《生活大爆

炸》中天才谢尔顿在好友霍华德婚礼上的发言：“人穷尽一生追另一个人人类共度一生的事，我一直无法理解，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，无需他人陪伴。所以，我祝福你们在对方身上得到的快乐，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”。作为一个智商187的天才，他不善交际，自恋又孤傲，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伴侣来获得满足，如同我们不懂他是在如何在独角戏中觅得快乐。当然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天才的思维方式，也没有他自娱自乐的高度，但作为一个普通人，独处的能力竟渐渐遗失了，可以在人群中游刃有余，却在想的那一刻有抱头痛哭的冲动。如果说谢尔顿的不擅交际是一种性格弱点，那么，不耐孤独简直是一种灵魂的缺陷。

现实的人们忘了从自身寻求满足。忘记最初的自己是如何躺在摇篮里看着悬在空中的挂饰指指点点，却不知时光竟飞逝；忘记了与自己相处的能力。我们交友，却没想到与自己深谈。角落的书多少次被拿起又放下？身上的赘肉是多久不曾运动？搁置的画笔又有多长时间不曾浸染颜料？……我们可以自己下厨，创造美味；可以写作，发散思维；可以高歌宣泄情绪，亦可以写什么也不做为自己留白……细数多少次与心灵沟通的机会，被一通电话，一次次邀约击退。

百啭千声的鸣唱在我耳畔荡漾，那只红嘴蓝雀仍站在院里高高的白杨树上独立枝头，无人理睬，却怡然自得，回想自己面对孤独时的恐惧和怯懦，着实“愧不如鸟”。

“扑棱棱……”红嘴蓝雀飞走了，它高兴地振翅，继续追寻着它的诗与远方，明天它可能还会来到这里，因为它觉得这棵高大的白杨树能够承载它的灵魂和所有的喜怒哀乐，这里永远是它的乐园。

忠实先生著文称每每有人问及他的书斋名，他无以为答，文章结尾所写“原下”和“二府庄”或者“雍村”，只是表示工作地点而已，并不是书斋。有号并不代表就一定写出煌煌巨著和传世之作，无号也不代表就一定无所作为。有没有书斋和书斋名，也并不影响我读书和写作，有鉴于此，我的书斋名只好继续难产了。

当然没有书斋名我还是心有不甘，文人好附庸风雅，我也想附庸风雅一回，于是在心里构思了几个书斋名，比如“清雅斋”，表示清心寡欲、雅静自然之意；再如“万里斋”，表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意，再比如“田庄（或田家庄）”，一是和姓氏切合，二也有回归自然之意；还有“风雅斋”，取《诗经》里“风雅颂”之意；再有“舞文斋”，取“舞文弄墨”之意，还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梦想着能像文坛大家巨匠一样，将文字把玩于鼓掌，得心应手、左右逢源，二是古代文人多才多艺，不仅擅长诗词，还精于书画，如苏轼、黄庭坚、王维、唐寅等等，希望自己也能为书斋兼修。当前这些书斋名还没有考虑成熟，也许还有其他新的名号。等正式确定下来了，才会考虑让哪位名人来书写，那时候，相信我的书斋会更加生辉。

徐思琪

红嘴蓝雀的遐想

□ 徐思琪

炸》中天才谢尔顿在好友霍华德婚礼上的发言：“人穷尽一生追另一个人人类共度一生的事，我一直无法理解，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，无需他人陪伴。所以，我祝福你们在对方身上得到的快乐，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”。作为一个智商187的天才，他不善交际，自恋又孤傲，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伴侣来获得满足，如同我们不懂他是在如何在独角戏中觅得快乐。当然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天才的思维方式，也没有他自娱自乐的高度，但作为一个普通人，独处的能力竟渐渐遗失了，可以在人群中游刃有余，却在想的那一刻有抱头痛哭的冲动。如果说谢尔顿的不擅交际是一种性格弱点，那么，不耐孤独简直是一种灵魂的缺陷。

现实的人们忘了从自身寻求满足。忘记最初的自己是如何躺在摇篮里看着悬在空中的挂饰指指点点，却不知时光竟飞逝；忘记了

了，称之为斋亦无可。以前条件简陋，有没有书房名似乎无所谓，现在条件改善了，书房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入仕新居数年，书房名却迟迟难产。一则书房名要有寓意，符合主人的身份性格和生活情趣，不可草率命名，朝令夕改；二则书房名取好后，还得请名人大家题写，请哪个大家题写还得费一番脑筋，而且不要花银子还得思量。我手头有贾平凹先生赠

我的两幅书法作品，一曰“远瞻”，一曰“学无止境”，还有陈忠实先生赠我的一幅书法作品，内容与读书、做人有关，都是劝勉我学习和做人的，期望之殷，寄情之深令我感动，总琢磨着能否将之当书房名来用，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不合适，挂在书房当座右铭或者一种激励倒是蛮好的。贾平凹先生的书房名为“大堂”，朴实而不失典雅，显示出他的胸襟和抱负。陈

我的书房

□ 田冲

书房二十多平米，仅一个书架就价格近万，空调、电脑一应俱全，完全是我自己的天地，每当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之际，面对满屋藏书，心里涌出无限感慨。他们就似我的亲人，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，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和生活，也见证了我的喜怒哀乐。我欣慰终于为我这个不羁不奔的“书”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栖身之所。有了真正的书房，就该有个书房名

父亲

□ 刘向月

几天前，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听到声音百感交集，这是有生以来父亲第一次给我打电话。我叫了声爸爸，之后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告诉我：已经快两个月没给人看病了，整天闲着，很无聊，刚才在通讯录里看到我的名字，就给我打过来，看看我好不好。这句话像一股洪流，让我几近哽咽。多少年了，我终于感受到来自父亲的这种温暖，可以击垮所有的恩怨情仇。

父亲今年73岁，一生行医为生，年轻的时候他做过教师、学过医，然后当兵，复员后做了乡村医生，七十年代没有工资，每天在村医务室上班，记十分工分。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，孩子多，母亲出不了工，就在家照顾弟妹。父亲除了上班，早晚还侍弄自家的自留地，送粪、拉土、养猪、担水……重活累活都是父亲干。那时年轻，我总看到他挺拔矫健的身躯，不知疲倦地忙碌着。

父亲一直是严肃的，弟妹三个，只看得到他对着小弟时温情的双眼，把小弟扛在肩上，极其耐心地带着小弟玩。而我，他是不待见的，也许是老辈人说的，我们八字不合，或许是因为我的病，他极不耐烦地看我，每当放学回家走近院子，他就说，三只脚（那时我拄一根拐杖）的回来了，然后是弟妹们的哄然大笑。记得十九岁那年，媒人给妹妹介绍对象，对方来看家，回去后就传说：她姐姐是个残疾人，结婚了遗传给后代怎么办。这门婚事就没有下文了，父亲从此却有了心病，他说，家里有你这样一个人，弟找不到媳妇，妹妹也嫁不出去。

我如罪人一般在家里，心事重重，悲伤绝望。期待学有所长，自立自立，可是天不遂人愿，八十年代末，初中毕业因学校限制没能参加中考，因此灰心丧气，并中途辍学回家，后来是数学老师来家里，说服父亲和我去参加技校考试，虽

车窗看雨

□ 庞进

滴滴点点，点点滴滴，小点汇成大滴，大滴汇成小溪。一串串，一溜溜，或忙忙碌碌，一奔到底；或缓缓迂迂，弯弯曲曲。泪流满面了，是哭是笑，随你猜疑。不是伤感，没有吸泣。潇洒，就要酣畅淋漓。千丝万线，织它个天幕地衣。

文人雅士，无不爱书。视书为宝，视书为命，视书胜于钱财者不乏其人。爱书，就要有书房，给自己所爱之书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，不亦乐乎。置身书房，看着满屋藏书，氤氲在书香氛围中，浸润书香，与古人对话，与大师交流，在知识的海洋自由徜徉，在学术的王国恣意畅想飞翔，哪管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躲进小楼成一统，静观自在，身心安逸，物我两忘，其乐融融！

忝列为文人之一员，虽无贾平凹、陈忠实之赫赫威名，亦无其等身著作，然爱书之情却毫不逊色。多年前还在上学时，家长给的零用钱全部节衣缩食为一摞摞书籍，不求锦衣玉食，但求满架诗书、满腹诗书，诗书满架经过努力做到了，诗书满腹至今还在努力，将来做到与否只能看自己的造化了。

多年来，我所谓的“书房”几经变迁，最早的时候是家里的卧室兼书房，十多平米，书摆放在书桌上和箱子里，至今几十年过去，早已人去屋空。后来我进了省城，先是租房住，房间不大，起居室书房兼用，却一直有两个简易书架藏书，数量虽不大，上千本却有，到后来，居然有上万本之多，床上、桌上、书架上乃至地上，无处